

天香国色·第二届海南沉香黄花梨国际交易会

香木海上来 海丝双珍



沉香木雕八仙纹如意。北京故宫博物院供图

木之信使 香约海上

千年输出：香木扬帆下西洋

■ 邹飞 谢芬梅

从海南岛出发，沉香的氤氲香气与黄花梨的瑰丽纹理，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碧波绵延千年。这两种被誉为“海南双珍”的物产，自唐宋起便共同构筑起独特的“香料木材”贸易体系，成为中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，更在文明互鉴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作为这一贸易体系的枢纽，海南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优势，见证了香木如何跨越山海、连接世界。

海南沉香与黄花梨的对外贸易，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大体同步。从唐代的随贡贸易到明清的规模输出，它们在全球贸易版图中留下了深刻印记。

海南沉香，古称“崖香”“琼脂”，源自白木香树。海南岛是这种珍稀树种的原产地之一。自古以来，沉香一直是海南的重要物产，它依托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运网络，持续流向内地、走向世界。

沉香的对外输出早在唐代便已形成气候。作为“香中至尊”，海南沉香以其“一片万钱”的身价，成为当时中外贸易中的珍品。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唐穆宗长庆四年（824年），波斯大商李苏沙向朝廷进献“沉香亭子材”，这批可能经海南中转的沉香木料，印证了其在国际商贸中的价值。至宋代，海南沉香输出进入鼎盛期，北宋丁谓在《天香传》中盛赞“琼管之地”所产沉香“甲于天下”，这一赞誉随着“香舶”出海，传遍南洋与阿拉伯世界。当时的海南渔民与商人组成的采香队伍，进入黎母山等处采香，在崖州、海口等港口将其装船，向北运往广州，继而转销至东南亚、印度乃至波斯湾沿岸。

唐中期鉴真和尚自振州（今三亚一带）至崖州（今海口一带）时，曾见“唐香树，聚生成林，风至，香闻五里之外”。宋代，海南岛上沉香产出现区域广泛，尤“以万安黎母东峒香为胜”。薛爱华（美国汉学家）著《珠崖》一书提到，当时的海南沉香“在市场上按照不同形状待价而沽”，经济价值凸显。因为沉香价值高，与金银等价，还有人以牛从黎族人那里换取沉香，内地所需沉香多经海南至广州的海上航线运输。

《天香传》描写了宋代外地商人来琼采购沉香的场景，“闻越海贾，惟以余杭船即市香。每岁冬季，黎峒待此船，方入山寻采，州人役，而贾贩尽归船商，故非时不有也”。另有记载提及当时商人赴琼采购沉香的规模，“自泉、福、两浙、湖、广来者，一色载金银、匹帛，所值或及万余”。由此可见，每年冬季闽浙商船抵达后，黎族人才入山采香，当地州府的人也参与，沉香最终尽归船商，形成“应时采售”的规律。闽浙商人借助海上航线，将海南沉香销往国内外市场。

日本学者小叶田淳所著《海南岛史》记录了清康熙年间商人经海南去日本长崎贸易一事，其中海南输出的货物便含沉香和黄花梨。黄花梨在日本被用于制作茶具和佛具，成为江户时代贵族们追捧的珍品。如今，从泰国、越南等地宫廷家具的造型、榫卯结构中，仍可看见明式家具的影子。

从唐代波斯商队眼中的沉香珍品，到明清时期的黄花梨贸易，海南沉香与黄花梨的千年输出史，不是单纯的物产流通，而是一部镌刻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史。

异地风华：香木的全球流转与使用

海南的沉香与黄花梨抵达异域后，融入当地的宗教仪式、社会生活与艺术创作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，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。

在阿拉伯世界，沉香被赋予神圣与奢华的双重意义。丁谓在《天香传》中记载了一段跨文化交流的佳话：一艘大食货船因台风停靠在海南沿海地区，当地百姓焚烧的海南沉香“其烟杳杳，若引东溟，浓腴沈瀛，如练凝漪，芳馨之气，特久益佳”，其香气远胜商人自带的香料，令大食客商“由（同由）是披靡”。此后，阿拉伯商人成为海南沉香的稳定采购者，他们用海南沉香制作的香片，广受欢迎。

此外，在一些国家，沉香因其独特的香气和品质被用于宗教仪式。例如在佛教中，沉香被视为一种神圣的供品和香料，常用于寺庙的祭祀、焚香等仪式。中国沉香可能随着佛教的传播，被带到周边一些佛教盛行的国家和地区。据（日本）真人元开著《鉴真和尚东征传》记载：“天宝二载（743年），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日本，购得岭南军舟一艘，备办粮食、佛像、佛典、香料、药品等一大批，计有‘沉香、甲香、甘松香、龙脑香、胆唐香、安息香、檀香、零陵香、青木香、薰陆香都有六百余斤’。”

沉香与黄花梨深度融入日本文化。佛教传入日本后，古典文学名著《源氏物语》多次描绘贵族阶层举办的熏香盛会——这些贵族效仿“唐人”的生活雅趣，时常组织名为“香会”或“赛香”的熏香鉴赏活动。这种风雅习俗的形成，正是唐朝熏香文化东传后，与日本本土文化交融的结果。在古代，日本不生产黄花梨，日本人生产制作黄花梨用具全部依赖进口的黄花梨木材，现存江户时代的黄花梨茶器、香道具，其原料不乏产自海南的降香黄檀（黄花梨）。进入现当代后，一些日本高端厨刀定制商用海南黄花梨制作刀柄，吸引一些收藏者和高消费人群购买。

从江户时代的茶器到当代的定制厨刀，海南黄花梨在日本的应用演变，让其成为文化交流的“木之信使”。

贸易转向：宋后东南亚香木的中国之旅

宋代以降，海南沉香因过度采伐产量锐减，形成的市场空缺催生了东南亚沉香的大规模输入，泉州、广州等港口与海南共同构成的海上贸易网络，支撑起这一转型。

海南沉香资源的减少早有征兆。北宋大文豪苏轼居儋州时，在《和陶劝农六首》诗序中提到“海南多荒田，俗以贸香为业”，反映出当地百姓对沉香贸易的依赖。“香价与白金等”的行情，则进一步推动了采伐热潮的形成。清代初期，已有文献记载海南沉香的稀缺程度，如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说：“凡采香者必于深山从翳之中，群数十人以往，或一二日即得，或半月徒手而归。”这说明当时海南山林里的沉香已不易寻获。乾隆年间，海南民族地区一度因进贡沉香艰难发生动乱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野生沉香资源几近枯竭的状况。

海南黄花梨成材时间久，资源存续情况与沉香有相似之处。明代，以海南黄花梨为主要原料制作的明式家具名声大噪，皇室对黄花梨钟爱有加，达官显贵竞相追求。大量海南黄花梨原木被运出岛，野生材迅速减少。

在此背景下，东南亚的沉香、黄花梨成为主要补充。明代《格古要论》记载：“（花梨木）出南蕃，紫红色，与降真香相似，亦有香。其花有鬼面者可爱，花粗而色淡者老。”这里的“南蕃”所指的东南亚地区与海南形成了原料互补的贸易关系。东南亚的花梨木虽然品质稍逊，但“与降真香相似，亦有香”。

曾长期扮演“东方第一大港”角色的泉州，成为这场贸易转向的枢纽。“欲至泉州者，入自甲子门。阇婆（今印尼爪哇岛一带）之来也，稍西北行，舟过十二子石而与三佛齐（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一带）海道合于竺屿之下……”南宋周去非在《岭外代答》中详细介绍了泉州的外贸线路。从书中提到的“三佛齐舶赉乳香至中国”，以及沉速香、降真香等“皆大食诸番所产，萃于本国”可以看出，当时有很多类香料货物经海南商人贩运至泉州。这些“蕃香”按产地可分为“古城香”“真腊香”等，虽香气“不及海南者香气清婉耳”，但产量稳定，它们迅速流入了中国市场。

在这一贸易链条中，海南仍扮演着关键角色。崖州港、海口浦成为东南亚沉香进入中国的“中转站”：番商先将沉香运至海南，与当地剩余的沉香、花梨木“混搭”，再销往中国内地和其他地方。通过在海南“中转”，东南亚沉香的美誉度得到提升。宋《元丰市舶条》规定：“两广沿海前往海南岛的船只必须事先向广州市舶司申领出海凭证。”这一管理规定从侧面反映出海南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与频繁程度。这些输入的东南亚沉香不仅满足民间需求，还被宫廷用于制作香药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就收录了多种“以蕃香入药”的方剂。

枢纽之核：海南的贸易集散地功能



来自中东的客商参观2024沉香花梨国际大会。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

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自贸港建设启动以来，海南重拾海丝“香”路枢纽地位，与东南亚等地形成“资源互补、技术共享、市场共建”的现代经贸合作格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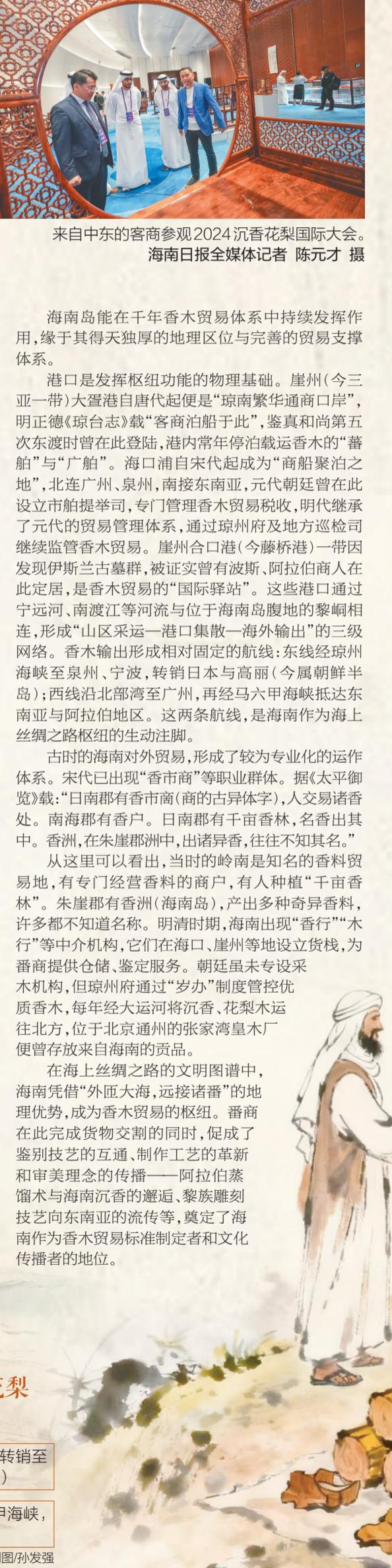
海南沉香资源经人工培育逐步恢复，目前全省种植面积已超过10万亩，同时，生产企业从东南亚进口沉香原料进行精深加工。黄花梨贸易则呈现出“原料进口、成品出口”的特征：海南企业从缅甸、泰国等地进口黄花梨，在海口、澄迈的加工基地制成家具、工艺品后，出口至东南亚、中东等地，其中用黄花梨复刻的传统器物备受青睐。

在技术交流方面，海南海香园公司研发的“生物微创不腐结香技术”已升级至第六代，凭借“结香快、品质优”的优势，成功推广至泰国、老挝等国。三亚的科研团队研制的模块化加工设备，输出至越南、柬埔寨，其“边角料全利用”技术使香材利用率提升30%。东南亚国家则带来了先进的精油萃取技术，与海南企业合作开发出沉香洗发水、护肤品等产品。在2024沉香花梨国际大会上，一款沉香洗发水单日销售额达70万元。

2024沉香花梨国际大会吸引沙特、阿联酋、印度、埃及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国家的客商参会，有关方面联合发起共建“世界香业国际联盟”倡议。3天时间里，共有5.62万人次观展，销售额达5.37亿元。其中，线上直播带货金额4516万元，国际买家交易金额6233万元，全国首场野生沉香专场拍卖会交易额7638万元。

纵观千年，海南的沉香与黄花梨贸易已从古代的“珍品交换”升级为现代的“产业协同”。从《天香传》中的因缘邂逅，到如今的常态化合作，从帆船时代的水路运输，到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跨境物流，海上丝绸之路的香木传奇正在继续书写。■

（作者分别为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、海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）



古代海南沉香、黄花梨输出的两条航线

东线 经琼州海峡至泉州、宁波，转销至日本与高丽（今属朝鲜半岛）

西线 沿北部湾至广州，经马六甲海峡，抵达东南亚与阿拉伯地区

制图/孙发强



古代崖州的香木交易场景。AI生成